



夜
燈

陸

夜 燈 2024 .06

未圓的月亮	1
文·馮松興	
漠中雨	12
文·苑想	
落米	15
文·梁媛	
只有我看到	19
文·馬浩翔	
夜嚙	22
文·細人	
尋星途中 寂靜之信	25
文·飲星人	
S的日記	30
文·若晴	
山梅依然盛開	36
文·牧弦	
白日夢	39
文·李遲	

去年10月我去意大利威尼斯參加學會。四天的學會，我抽了中間比較不重要的一天，去佛羅倫薩見了D。威尼斯到佛羅倫薩大約兩小時車程，D來車站接我，我們見了隨即就出來在佛羅倫薩城裏逛了一圈。我和D是通過辦這本《夜燈》認識的，這回還是第一次見面。D說佛羅倫薩其實很小，只有中間的百花大教堂無比碩大，幾乎從城中任何一條街道都可以看到百花大教堂那巨大的橘紅色圓頂。10月底正是秋高氣爽適合散步的季節，D帶我去一家只有本地人知道的便宜又好吃的三明治店。我們邊吃邊聊了很多，那時正好有演員馬修派瑞過世的新聞，那是D喜歡的演員。我更關心的則是幾乎同時發生的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離奇死亡。D在佛羅倫薩經營皮具生意，把意大利的皮具賣到中國，利潤據說還過得去。我是一個在日本大學上班的教員，如果我沒有創辦這本《夜燈》，我和D大概不會有這樣坐在一起吃飯的機會。

本期的《夜燈》也收到了很多誠懇的作品，作者把靈魂的聲音寫成文字，像從地底發出來的光。有一位作者說是看了我們之前一期的某篇作品，彷彿作為回應一般寫了新作。我很高興《夜燈》能給許多人帶來靈魂的碰撞。書寫文字不會發財，我們的財富是另一個靈魂的共鳴。這世上有很多大富豪，有豪宅有遊艇，但我相信這些人很難看到人的靈魂的真實狀態，因為他們可以用錢解決問題，活在財富建築的城堡裡，無需別人參與他們的生活。文學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覆描寫過的那種窮人的派對，只有在我們沒有什麼錢財的狀態下，才能真正展現靈魂與他人碰撞，而這些體驗會成為我們真正的財富。不管是作為作者還是讀者，我希望看到越來越多人參與《夜燈》照亮的這個世界。

張一弘

2024年6月22日

「那麼你還要等多久才可以落來？」

未圓的月亮

文·馮松興

「落來」即是移民到香港

(1)

我搬進這條屋村也有差不多三十年了。那時候我爸媽還年青，當然這也意味著我那時也很年青——記憶中我只得七歲。在我模模糊糊的記憶裏，我們家搬進一個多月後，隔壁單位便搬進了另一伙人家。我聽媽說，他們是潮州人，是陸豐那裡的。我那時還不懂，後來才弄清，陸豐是接近汕尾的地方，和那個真正「潮州」相距頗遠。而就算是汕尾這個詞，我也要高中學習中國歷史時，讀到改革開放一課才認識的。

我小時候看見陌生人，總愛留意上兩眼。那家人一共三人，一對父母養著一個年少的孩子，大約只有三歲。我記得他們家的媽媽特別兇，說話總是粗聲粗氣，與其說她那些是說話，倒不如說她是在叫喊。幾乎每一句她都提高了嗓子叫喊出來，彷彿別人聽不到她說話似的。其實無論她說得多大聲，我還是聽不懂她說什麼，因為她說的是潮州話。雖然我爺爺也是潮州人，但我爸爸也只能說一點潮州話，我是壓根兒不會說的。因此，她說的話比英語更難懂，彷彿是深山裏的人使用的秘密語言。不過他們的父親倒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大概是在香港生活得久吧，從他和爸爸的交談中我聽到，原來他三十年前便偷渡來了香港，那時他二十多歲，在香港做過很多工作，難怪都融入了香港的生活。我計算，他來香港的時候，也大約是六七十年代吧。

我小時候還是挺害怕那家人的媽媽，她的眼睛只有左邊的一隻完好，右邊那一隻沒有正常的黑色眼珠，而是青綠色的，當中泛著些許的白，也看不見它轉動，大概是真的壞死了吧。我問媽她是不是得了什麼病？後來有一次媽跟她交談中，我聽見好像是小時候在鄉下感染了什麼病菌，但是沒有錢

醫，便一直待到這樣。到現在她都三十歲，相信也沒有醫治的餘地了。可能就是有那麼一個時代，人們就是隨隨便便地過活的。

「你不去試試政府眼科醫院的排期？」我媽媽問。

「我沒有身份證，怎麼排得了呢。」那位姨姨皺著眉頭壓低了聲線說。她用著三分廣東話回應，我猜想媽一定花了過半的精力才把話的重點抓住。

「那麼你還要等多久才可以落來？」我媽竟也降低了聲音問道，她們兩個就好像在交談什麼秘密似的。（「落來」即是移民到香港，那個時候很多中國同胞移民來港，當中很多都是海陸豐一帶的，亦即是我們稱呼的潮州人。）

「唉，怎知道！」那位姨姨搖著頭，道：「現在弄證件又麻煩！又要等又要給點錢，這裡又抓得嚴！唉，拜託你不要跟其他人說啊，我兒子還小，剛剛才讓他進幼兒園，不想和他分離呢……」我看見，那位姨姨的眼角好像泛著淚光，聲音也哽咽了，媽開始安慰她。我雖然不懂，但也覺得這位姨姨忽然變得不再兇惡，本來惡巴巴的臉突然融化了，轉化成一種慈祥。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哭，而她那隻有毛病的眼睛，原來也會流淚。

我不是時常看見這位姨姨，不知她白天是在家呢，還是跑到外面去。反而上學和下課時常常碰見那位叔叔，也就是他們的爸爸。那位叔叔長得一副正四方的臉，總掛著一個慈祥的笑容，每次見到我，都會笑得咧開嘴來，所以我也對他特別有好感。而且他不單只是對著我微笑，他是嘻嘻嘻的笑出聲來，見著我就像見到他的孫子似的，十分開心，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開心，大概他天生就

是樂觀的人吧，於是我內心竟也無端地生出一種願望，雖然我後來並沒有記著這願望，但的確曾經有過一剎那這樣想：希望這個好叔叔一生都這樣開心。

他長得比我爸爸還要健碩，這是他當地盤工人的緣故。我爸爸是做文職的，身體好像脆弱得很。有一次我爸爸帶我到赤柱去，那位叔叔知道後說：「赤柱好啊！我在那兒做過工作幾年，那兒鬼佬多！」又有一次我和爸爸到屯門黃金海岸去，那叔叔又說：「走屯門公路吧？那時候我也做過幾年，把那條車道擴闊，不過走的車很多的！」他說得很起勁，話語中隱隱能聽出他對自己工作的自豪。起初我以為他做的是建築師，後來才知道他是「地盤工人」，我知道那是很辛苦的工作，夏天要在烈日下煎熬，大雨一來又弄得滿身泥漿，冬天又要受刺骨的北風侵襲，不知道為什麼那位叔叔還泰然自若的。

有些時候，會見到他在家門口前做木工，他穿著一件白色背心，坐在小木椅上，一雙眼睛集中到手中的木板和工具，我知道他的腦內正生出了一些運算，在盤算著手上所擁有的工具該如何處理，木板又該擺放成什麼的角度之類。然後他壯健的手鏗鏘鏘的，把不同的木板裝配在一起，一件家具就轉眼間誕生了。他的手很有力，雖然有些風霜的痕跡，皮膚也開始出現皺紋，但還是一雙壯健的手，讓人放心的手，讓人尊敬的手。有時候他又會買些膠喉管，我們在同一部電梯內的時候，爸問他用來幹什麼，他說：「用來弄水喉的！出去叫師傅裝的話要收你一百元！多不划算！我做了這麼多年，什麼都做過了，這些簡單的事自己做好過請人來做啊！」我聽著覺得很有道理的，這樣便節省了一百元，是多麼划算的事！內心不期然地對他生出一種

尊敬來，感覺他好像什麼都懂似的，很厲害！

他的確是一位很厲害的叔叔，因為有一次我進過他的家，發現裏面沒有用牆隔起的房間。四方形的單位裏，豎著一塊塊高高厚厚的木板，木板上劃滿了字和畫，這大概是他們家的小孩畫的。而這些木板，就是用來隔出房間。除了地上鋪了瓷磚，其他地方如天花、牆壁等都沒有裝潢。那叔叔見我打量著他的房子，微笑著介紹道：「這全是我自己間隔的，都沒叫人裝修過！」我心裏哇的一聲，覺得這是不可思議，因為我見過的家，都是貼了牆紙的，或是用石屎牆間出房間的，而從沒有人用木板。那是我第一次打從心底佩服一個人，太厲害了！這樣厲害的人為什麼只是一個地盤工人呢？只聽見他問我：「你現在讀幾年班？」我說：「二年班。」他說：「讀書好，用心讀！我就不識字，書都未讀過，以前窮嘛。只好做苦工囉，我在這一行幹了很多年了，見著學著很多東西都會弄，也不用靠其他人，這是經驗嘛。」

「不識字！」那時我才知道這位叔叔是不識字的，不識字是代表沒有讀過書嗎？我想是的。他不識字，那麼我猜想那位姨姨也不識字了。潮州人就是不識字的嗎？長大了我當然知道不是，但小時候的我看事情很自然就以偏概全，也就這樣想。沒有讀過書會怎樣？就要當苦工，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感受到不讀書的後果會是如何的。但我也感覺沒怎麼樣，這位叔叔很帥，只是沒有讀過書。從小我就給爸媽叫我去讀書，因此對讀書一事是習以為常，就像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是自己不用學習就已經會食飯，食飯是習以為常的。讀書不是嗎？為什麼這位叔叔沒有讀過書呢？

也許是因為他們本身不識字，因此才希望兒子讀書識字，而給我看見了這一幕。

(2)

某一個星期六，我不用上學，正打算到樓下去和朋友踢足球。走出門口經過那家人的家，剛好給我瞥見平日很少見面的那個姨姨和她的兒子。她的兒子還剛上幼兒園不久，便給他媽迫著做一件痛苦的事了一練字。那姨姨捉著她兒子的小手，一枝黃黑色相間的中華牌鉛筆歪歪斜斜地在空中轉動，在黃油色的方格簿上寫上一個個生硬的中文字。那些字我當然是識得的，來來去去也只是石、火、水和天。我不知道那小孩知不知道這幾個字的意思，只見他寫著寫著好像也記得筆劃似的。那孩子倒也能集中精神，不像我，這麼討厭做功課。

但那次之後我也很少見著他們母子一起出現。大概是由於我要上學的原因吧，所以不是常常見到他們，直到我讀小六的時候，那孩子也長大了，才開始見到那孩子跟著媽媽出出入入。某些早上，我能看見他們母子，那姨姨挽著一個膠筒，穿著一對漆黑的水鞋，旁邊就是他的兒子。我猜想那時候他還未上小學，但已有相當的力氣，去推一架手推車。他就是這樣推著手推車跟著他媽媽。他媽媽步伐所到之處，手推車便「轆轆轆轆」的走到那處。我一眼便能看出他們去幹什麼，因為他媽媽另一隻手還提著一根竹掃帚。

大概那姨姨是去做替工之類，因為也不是常常看見他們一起這樣的打扮。我只是覺得很特別，推手推車做清潔這一類工作我沒有接觸過，小時候我也不是這樣過的。我覺得那會是很無聊的滋味吧，不過那小孩沒有計較似的，每次見他跟媽媽回來，他仍是推著手推車，他就是很愛推車。看著他的笑容，那姨姨也笑了。那姨姨沒有如何稱讚他兒子，只是不停叫他要乖，要叫人。而電梯一到達，那小孩便推著手推車出電梯，和他媽媽的身影一起走在

夕陽斜照的走廊中。

而後來我便沒有見過他們母子一起出現了。我記得特別是有一次，幾個穿著綠色制服的警察走了上來。那是我第一次這樣近距離接觸警察，畢竟他們走進了我的住宅範圍，感覺就像私人的空間給侵佔了似的。我的心自然地緊張起來，當我看著他們走到那家人門前時，我的心又再勒緊了，就像給一條麻繩縛住似的。我不知道那次是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家的大門一打開，我媽媽便扭轉了我的頭說：「別多事吧。」

那一天我和爸爸媽媽三人去了海洋公園，回到家也晚上八時了，在電梯大堂上，我問媽：「媽，等到我生日又再去一次。」

媽說：「那你要先考進前十名啊。」

爸說：「如果你考進前五名爸就買給你那隻什麼惡靈什麼來著……」

「是惡靈古堡呀爸！」我說。

爸說：「真是，讀書不見你記性麼好。」

我正想回應他，這時恰巧那家人也回來了，到了大堂。那位叔叔拖著那孩童的手，而他只簡單的對我們笑一笑，然後便沒說什麼了。我感覺好像怪怪的，好像有什麼東西和平日不同。本來我還有幾句話想和爸媽說，但看見他們後，我們都沒說話，也是不敢說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話。

四五十秒的電梯旅程，我們五人身在狹小的電梯中，我和爸媽佔著一邊，那叔叔和他兒子佔在另一邊。他們那邊的電燈壞了，使得那兒形成一個昏暗的角落，半點朝氣也沒有。我不知道這是我主觀

的感受，還是真是燈光造成的問題。但那天之後，感覺他們一家都靜了下來，平日也聽不見那姨姨的聲音。那一晚連天空都沈默了下來，在走廊上的，就只有那位叔叔和他兒子的背影了。

此後，他們的生活好像就有一點點的轉變。最大的轉變是有好些日子都不見那姨姨，然後有一天那位叔叔來找我媽，問可不可以讓他的兒子在我們家暫住星期六日，因為這兩天他要守夜班，全天都不在家，於是我媽就讓他留下來。那小童也就成爲了我童年時一個短暫的玩伴。

然後有好幾個月，這小伙子放學時都會來我家玩，到了黃昏，鐵閘外又響起腳步聲，他便會在一分鐘內把東西收拾好，然後趕在門鈴響前背上書包，出去跟他爸爸回家去。

寄人籬下的生活，我倒沒試過。

我十分好奇爲什麼那姨姨不見了，我也問過那小伙子，那時他正把弄著手中的樂高積木，思索著怎樣構建出一架飛機。他說：「媽回鄉下了。」

我問：「回鄉下幹什麼？不回來了嗎？」

他說：「會回來的，但不知是什麼時候，證件辦好就可以回來。」

我的好奇心一次又一次被挑起，繼續問：「是什麼證件？你媽不是香港人？」

他定眼的望著我，目光有一點兒收縮，過了一兩秒，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那種眼神，我竟覺得像一個犯人，好像有著什麼不見得光的事瞞著我。其實那時我聽媽說過，也知道一些大概了。他媽媽是新移民，正申請著來港。我見他支吾著想答又不

想答的，便把話題轉移，說：「沒什麼，噢，你沒玩過樂高嗎？好像很喜歡的樣子。」

他說：「我媽不准我買玩具，來到你家才可以玩。你那座城堡很美，我也要建一座比你大的。」

我聽他說他媽不准買玩具，就好像真的一件玩具也沒有的樣子。雖然我媽也不准我買玩具，但有時候一些最新的玩具如四驅車呀，模型呀，電玩之類的，都會買給我。

在學校，我的同學都是香港人，我接觸的第一家內地人，也是他們這一家了。其實我說偏了一點，那個小伙子，是在香港生的。兒子在香港出生，做母親的卻沒有常常在港看兒子，我覺得這個小伙子一定很孤單。很自然地，我就會把自己當作大哥哥去陪他。有時候跟他介紹高達是什麼東西呀，最新的玩具是什麼呀，還有教他打電玩。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沒玩過電玩！

他在我家的日子不過半年，後來他爸說不好意思常常打擾我們又把他帶走。我還以爲是他媽媽回來了，原來不是，是那位叔叔真的因爲不想打擾我們而把兒子寄託到另一家去了。那些日子，我經常看到的，就是他爸爸牽著他兒子的情形。他兒子慢慢長高了一點，校服也換成小學生的校服，而他自己還是那樣，這幾年來都沒換過新衣服。夏天是一件薄襯衣遮住裏面的小背心，那件薄襯衣都穿得有點黃了。而冬天，由於他身體壯健的關係，也只加了一件長袖的外套。他回家的時候，會提著一袋二袋的菜和魚以作晚餐。我知道他很喜歡吃魚，他常常說自己從小就吃魚，也吃菜，然後其他的便不吃了。他說吃魚好，他只吃魚也長大。如果他小時候能吃到飯，他會長得更高大。他臉色其實很紅潤，就像聖誕卡上的聖誕老人一樣有著櫻桃般的臉。只

是他倒也真的不高。這可能就是他說吃不到飯所致的。這個叔叔也真窮，不但連書沒有讀，竟連飯也沒有多吃過。

如果這樣對比起來，我是真的幸福多了。小時候不但能天天吃飯，每逢星期天我和爸爸媽媽都會一起去喝早茶，那麼所有的點心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叫，喜歡什麼就點什麼。然後差不多每半年又會跟爸爸媽媽去吃一頓特別的，例如是日本菜，或者是自助餐，每次都用好幾百塊錢，確是特別的了。

那叔叔現在應該能盡情吃到飯吧，那一晚我吃着飯就想起那叔叔來，不知道他小時候的樣子是不是也和現在差不多呢？都是一張四四方方的臉，臉上沒長多少肉，兩眼卻又大又有神，而且還有著溫柔的笑容，而眉毛整齊的輕輕的掛在眼簾上。他小時候很窮的話，應該只穿著白色小背心，然後走在街上，肚子都餓得凹到腰骨裏去。呀！真恐怖！那一晚，我把飯碗扒得乾乾淨淨的。

每晚吃完飯我便負責把垃圾拿到垃圾房去扔掉，這時候便會看到那位叔叔一個人倚在走廊的欄杆處，抬頭望著天空。我們的大廈的走廊是開揚的，無牆壁封上，因此可以把外面的景物都一覽無遺，視線不但覆蓋到樓下的公園，更可穿進九龍城，再而望到港島。夏天一到，風一吹，空氣從這裡流進來，可以把熬人的暑氣一絲絲地抽走。風慢慢地吹，我也感到有點涼快，那叔叔只穿著一件背心，然後站在那兒望著天空，有時又望著樓下的風景，然後又望望天空。那時候一勾彎月慢慢的從雲後面露出來，那崩缺的一角使月亮失去了很多的光芒，是誰把這崩缺的一角吃掉呢？月亮能不崩缺就完美了。小時候就覺得，什麼東西都是完整的齊整的才美麗。月亮什麼時候又會變圓呢？

那叔叔的視線也被那展露出來的月光所牽引，一雙眼睛中，影著月亮的身影。他一言不發的，始乎不知道我也在走廊上，和他看著同一個的月亮。這個世上只得一個月亮，但看月亮的人成千上萬，不盡相同，至少此時此地，我和那位叔叔是望著的。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麼我認識的人也看著這個月亮呢？呀，不知道那好久不見的姨姨是不是也在某些地方，看著同一個月亮？我估計那位叔叔也是這樣想的吧？

(3)

如是這樣，每晚我都看見那叔叔一個人望著夜空。以前覺得這漆黑的夜幕中只是一個無限的深淵，極眼望去也只是一塊死寂的畫布。可是那叔叔就這樣深情地看著，從此我對夜空有了稍稍不一樣的感覺。有時候，夜空也是充滿著情的物體，它像一張大彈床，人們把感情投上去，它又把感情反射回來，然後給人的回應就像它本身的顏色，是黑不見物的，毫無頭緒，找不到答案。

叔叔他內心的疑問和哀愁也許找不到答案，致使他夜復一夜的在那裡呆望。如此持續了大半年有多，某一晚我在學校參與合唱團的活動而回家遲了，我拖著疲憊的身體急速想把電梯門關上之際，一把聲音卻叫我等一下。我是多麼想讓電梯門如我的眼簾一樣合上，可是我最後還是按著了開關把門打開。電梯門一開，進來的是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雙奇異的眼睛，一副嚴肅沒有笑容的臉孔，薄薄的嘴唇說著讓人聽不懂的廣東話——那姨姨又回來了，這一次，我見到她眼角多了幾道細細長長的紋。

我的睡意被趕走了，莫名奇妙地感到一點點的喜悅。這可能是因為我們是鄰居吧！縱使我不知道

他們這家人姓什麼，但我知道，在她家中，有人會因見到她而高興。

我說了聲嗨：「好久不見了，姨姨。」

她回應我道：「噯，現在才放學呀？」

我答她是，但也沒有再問什麼，我開始明白，有時候人總有難以解釋的事，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而且有時候世上有些事是長得不能一下子說完的。

那一晚，那位叔叔沒有在走廊上看夜空了。

時間一直在運轉著，一晃就幾年。本來以為那姨姨不用再回去大陸，但原來過了幾個月她又回去了，然後再過半年才又再回來。當我每晚去扔棄垃圾時，看見走廊上又有那叔叔的身影，我就知道那姨姨又再去大陸了。

誰想到，原來辦一張證件這樣難！

就這樣來來回回很多年，我也從小學升上中學了，到了我大概中三四的時候，那姨姨才回來，並沒有再回大陸了。我想就是那時候辦好了香港身份證的，足足用了五六年光陰！

這個變動爸媽他們也覺察得到，有時候吃晚飯，我開始問爸一些關於那家人的問題。因為人長大了，對社會上發生的事都會有一點兒興趣，就像有一股揭開簾幕一窺背後的風景的衝動。

我媽大概有和那姨姨交談過，所以她說：「她爲了那張證件足足花了十萬！」

爸的眼睛張得大大的說：「什麼？哪用花那麼多！」

媽用桌布把滴在桌上的汁擦掉說：「那十萬有些去了公安那處，有些則花在那些負責的官員身上。唉，大陸嘛，很多貪官！怎像得香港有廉政公署，你想貪也不敢真的做出來。」

爸說：「那申請來香港也太痛苦了吧，他們本身就沒什麼錢的樣子。」

媽說：「她們母親就爲了這件事煩悶了好幾年！我說她這樣辛苦，當初爲什麼要來香港呢？她說香港好，自由，又容易找工作，兒子在香港生的話，比在大陸要好多了，所以花多少錢下來也值得。」

爸說：「他們那一代就好多人想跑到香港來。其實我爸那一代香港才充滿機會，那時候什麼工廠都有，穿膠花呀，做糖果呀，做玩具呀。現在整個社會都變了，那些工廠關得一間都不剩，你沒有一點知識技能怎能保住飯碗？還好什麼好。」

這個我讀過，大概是什麼經濟轉型。我想在媽面前出鋒頭，卻聽媽接著說：「時代真的變了。我以前跟我哥哥一家六個人，我跟妹妹和媽媽就在家裏做針線，縫衣服。那時候工廠的活做不完，就拿回家做。現在沒有人做這行了。幸好以前媽有供我讀書，現在要找一份文職工作也容易。兒子，所以我才叫你要讀書啊。」

我點頭，心想媽又來這一套了，我現在讀書成績也不差呀。轉頭又想，那家姨姨連字都不認識，到香港還能做什麼工作嗎？選擇一定很少。念頭一轉，我說：「在香港打工賺的錢一定比在上面賺得多吧！」

爸說：「那肯定是。上面的工人一個月才幾百到一千多，差遠了。所以他媽媽才想申請來香港，同時也照顧她兒子。」

媽望著我說：「哪有父母不想在兒子身邊呢？」

忽然間，我回想到那幾年那個姨姨不在兒子身邊的歲月。他兒子就只能跟他爸爸相依為命，而且相伴的時光也只局限於太陽落下後的幾個小時裏。和他的媽媽相見的日子，在他的童年中就像圓滿的月亮，分隔好久才出現一次。說回來，我真慶幸自己的爸爸媽媽一直陪伴我整個童年。

我們家也能賺到一點錢，家裏不算太窮，聽爸媽說我們也能申請居屋，勉強是半個中產了。我跟我的朋友都一樣，小時候要什麼玩具，媽大部份都能滿足我，當然她肯買給我也是我要求不高。然後到中學的時候，我就擁有了第一台電腦。那時候的電腦是我們一家共用的。媽幾乎就不用，到了她找到一份寫字樓的文職後，她才學會了用電腦上網看影片，開始跟我搶電腦用。

和我媽一樣，那姨姨也開始上班工作了。那時她大概取得了香港身份證，是在我中四的時候吧，每天早上七時多我們都會在電梯口碰面，然後一起乘電梯。因為我比以前更注意外表的關係，梳洗的時間長了，害我每天上學的時間都變得有點緊，雖然我不需跑起來，但也需要啟動雙腿，用比平日快一倍的速度上學。電梯的層數顯示器跳動得特別慢，但我的心跳總是特別快，籌劃著如何在電梯打開的瞬間把自己如火箭般發射出去。但想不到，電梯門一打開，第一個走出去的不是我，而是那姨姨。她走路的速度比我還要快，不論是夏天還是冬天，白天還是黑夜，她的步速是沒有慢下來的，好像怕半秒也會被浪費似的。

相反，我媽就給她比下去了。媽常覺得，人生的時間應該是用來享受的，迫得自己太緊張，到老

的時候就會吃虧了。她四十八歲那年才說過，那份寫字樓的工作再多做一兩年便不做了。

除了早上上學的時候，我便很少見到那姨姨。有時候從學校放學回來，最多也只是看到叔叔。他比以前胖了少許，肚子愈來愈大。他臉上的鬚和頭髮也開始泛白，真像染上一層亮白的雪，活像一個聖誕老人。白髮下的臉孔開始浮現更深的皺紋，一道道都是歲月不留情地砍在上面的。這是經歷多年風吹雨打的痕跡，真正風霜過後的烙印。即便如此，他的笑容並沒有跟頭髮一起褪色。他總是自嘲著自己沒有讀過書，兒時怎樣怎樣辛酸。他對往事念念不忘，但卻沒有自怨自艾，每天總是踏實地去上班，然後下班。縱然他的生活依舊，但身軀卻和以往不一樣了，這些變化，旁人是看得出來的。有時天下大雨，他會撐著一把濕漉漉的雨傘，慢慢地一擺一擺的從電梯口走回家去，以前，很少見他靠著傘走路。

(4)

有人說人生像一個舞台，我更覺得人生是一列很長很長的過山車，人們都在同一個起點出發，之後的旅程是怎樣，人人都有不同的體驗。中間波瀾起伏，起初的路都是平坦緩慢的，偶有一兩個小山丘，但也不過是一些一閃而過的驚喜。要到第一個關卡之後，路軌突然轉向下斜，列車急速往下俯衝，那時才開始感覺到心跳聲是如此響亮。但這次下墮很快結束，列車旋風一樣經過低谷後又反彈上另一個斜坡。那時回頭看，才發現原來已經在另一個山峰，走的路比以往更高，更遠了。

我想這第一個關卡，應該是在青春期的時候。當我被拋入會考和高考的擂台，我便面臨著人生第一個起伏。直到後來我才明白，那種起伏也不算得

是什麼。對於現在已快將三十的我來說，這時才是開始再次攀升的階段，將來要再面對一次大滑坡。

我原來以為，當經過前面幾十年的拼搏，到了五六十歲的時候，就可以慢慢享受生活，整架列車都會慢駛下來。原來這是錯的！時間並沒有因此停下來，它會繼續把一切東西都拉扯到盡頭，包括人生。可怕的是，人過了五六十歲後，時間會走得特別快。你習以為常的一切，以往的一切，都會頓時化作虛無的回憶，變得不再實在，就像手裡握著的沙，從指縫中溜走，你想握也握不住。仔細看時，就只剩下丁丁點點殘缺的痕跡。

我是什麼時候意會到這種時刻呢？那是我爸在五十多歲時做了一個小手術的時候。那不是大手術，其實沒有太大的危險，但我還是很緊張，因為那是爸第一次做手術。他手術完成那天，我和媽到醫院探望他。那時他躺在床上，望著我們，眼裡閃出喜悅的光芒，卻只能用細小的聲音喊著我們的名字。那一刻我覺得爸爸變成了另一個人。他變得不再朝氣勃勃，聲音沙啞了，眼睛失色了，嘴角的皺紋毫無保留地展露出來。那時候他要上洗手間，我扶著他進去，他的手不像以前般有力，他的手不像以前般肥厚。我感覺到他的手在抖，我很怕自己扶不穩他，拋出我所有的男子氣概去攙扶。到他走進洗手間，我又怕他出來時會跌倒，又怕他雙腿乏力走不動，那短短的十分鐘，我感覺自己像擔心了數十年。是呢，爸爸已經五十九歲了！

幸好那手術之後，爸爸復原得很快，其實那手術本來就不是大工程，只是人到了某種年紀，就會對時間特別敏感，深怕未來的日子裏頭，會有什麼不知不覺的被偷走似的。

於是我又想到，面對著歲月這個最大的小偷，人真的奈何不了，什麼也做不了。可以的，就只是在人生中，留下一點點光輝，或者，有些則會盡力讓自己往後的歲月，過得舒舒服服，至少不用辛苦，不會孤單。

因此當我進了大學，也開始發奮，為自己的未來做好準備。我開始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盡力去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又參加大大小小的實習活動，開拓自己的眼界。畢業那一年，我便很順利地得到以前實習時的一間公司招聘，一做便做了七、八年。

由於工作關係，我經常要往內地跑，最初的一兩年我也還在香港，到後來我便長住在內地的公司宿舍，半年才回港一次。我爸媽都退休了，他們退休後經常打羽毛球去。每次當我回家，我們第二天便會去飲茶。

半年才回港一次其實不是頻密。這些年來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身邊的科技日新月異，而到過內地後，更見證住那邊急速的發展。那邊四周高樓林立，到處可見的都是正在建成的樓盤，要不就是地下鐵路。工人的薪金也不再是以前的一千多元，而增長變成二三千了，一般白領更能得到三千至六千元的薪金，進展實在太快了。

其實香港也有轉變，連我們的屋村也有一些翻新工程。大堂裏裝設了電視機，日夜不停播放著新聞報告。電梯也安裝了新的樓層提示螢幕，而且更增設了真人發聲，告訴人電梯到了那一層。我想這設備應該是為這棟大樓的長者而設的，我們都長大了，這意味著老年人也增多了。

惟獨是那家人，好像沒有什麼大轉變的模樣。

但其實仔細看，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之處來。不變的，是那姨姨還在工作。這麼多年來，她做的工作依舊是清潔。由於她不識字，在香港很難找到別的工作了。令我佩服的是，她一人可以做著三份工作，聽媽媽說她每天都是推著一輛手推車出出入入，空車子推出去，然後滿箱的紙皮推回來。媽也很佩服她，因為那姨姨已經五十六歲了，卻還能肩付著三份工作。

但這樣她是要付出代價的，她臉上的皺紋愈來愈深，眼睛兩邊的肌膚慢慢向下垂，她走路已經比我慢得多了。有天早上我清晨五時出發，拖著一個行李箱回大陸去，那時候聽得遠處門聲砰的一響，手推車隆隆的聲音往電梯處靠近，那姨姨脖子圍著一條毛巾向我走過來。我看到這光景，內心一陣痙攣，喉頭有點發熱，突然覺得她的身軀竟是如此高大，我在她面前變得不能再細少了，她的意志征服了我。我記得第一次看到她拖著手推車出現，是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二十年來她一直與手推車為伴！

我忍不住口稱讚她：「你真刻苦！」

怎料她給我的回應進一步使我無言了，她說：「不刻苦賺不到錢。工友叫我拿綜緩，我說我不要。我有手有腳不要食福利的，拿綜緩怎見得光！我繼續做到不能做才算。」

她大大的顛覆了我以前一貫的觀念。原來世上真有人不吃嗟來之食。過去這批新移民大體上都過著辛苦的生活，家中有兒子，丈夫又不是很能賺錢，只得不停用血汗，去換取生活的本錢。和近幾年的新移民不同，這幾年的新移民有些很有錢，生活不愁溫飽。怎麼這姨姨不遲一點出世呢？

內地這幾年有錢人愈來愈多，各處都有人因為各種原因突然富起來，彷彿錢是從地上撿回來就有的。這些都是國家開放後才出現的光景。開放前開放後，原來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我開始意會到，有時主宰人命運的不是上天，而是身處的社會。

正如那叔叔，他童年的時候正值二戰時期，日軍的炮火摧毀了大半個中國，他能倖存下來也是難得。到戰後，人們盼望著的和平還未抵步，仍然在遙遠的天空裏頭，抵達的反而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把整個社會蹂躪得體無完膚。

難怪那叔叔這樣氣忿，難怪他嘴裡總揮不去童年的陰影。「那時候你只要夠膽抬頭，別人就說你是地主，然後一大群人就走來罵你打你。我爺爺這麼窮，他又老實，怎是什麼地主。他只是有一點點兒錢，就那麼一點點，不是多，卻被人唾口水了。他呀，只揮手把臉上的唾液抹下來，連怨話都沒有說一句！」

「那些是不是批鬥？」我問。

「鬥！是啊，批鬥。我們算走運，沒被鬥死，還是老爺爺老實，有些鄰居也知道我們，沒太過為難我們。那時候公社最大，我每天就出海打漁，打到大的，就要留給公社。小的，才可以留一些自己吃。但自己留不了多少。那時候我特別餓，都沒得吃，一個蕃薯要做三餐吃，唉，毛澤東時代飯都沒得吃。連吃都吃不飽，怎能有書讀！」

「那幸好你到香港來呀，現在兒子長大了，等他來服侍你了。」

「唉，他現在才賺得那一點點錢，我也不要求他給錢我們用。他將來也要結婚呢。現在就靠他媽媽

工作那些錢幫補一下，我在家就可以幫忙打點家頭細務，他們回家有一餐飯吃。」

「那你平時閒著可以去社區中心下棋啊。」

他笑了，說：「我不懂下棋，連麻將也不會打。來香港幾十年，除了會買馬，其他賭博都不會的。連澳門都沒有去過！」「那你跟你兒子和老婆一起去飲茶吧。」

「她一個月才休息得兩天，有時間在家都睡覺了，怎會去飲茶呢？我們十多年沒去飲茶。」

我聽了腦袋立時停止了運轉好一會，十多年連飲茶都不去的一家人，他們能團聚的時間有幾多？

現在我雖然不在香港，但爸媽仍會用電腦連上網，然後透過視像軟件和我聯繫，把一千多公里的距離拉到幾十厘米之間，即使分隔異地，我們彷彿時常在一起。

但那家人即使都在香港，要一起共處竟然比我們家還要難！無論多接近，距離都可以產生。但他們有著的距離不只是家人與家人之間，也存在於他

們家和整個社會之間。

他們這樣渴求來港，卻過著與其他人不同的生活。每次公園的伯伯東一群西一群的坐著談話，那叔叔，七十歲的他卻獨自一人坐在公園另一頭，雙目垂下，打著瞌睡。自從他退休以來，我每次見到他他都是一個人的。這些年來他走路常帶著一根拐杖在旁，龐大的肚子加重了他身體的負荷，使他走起路來左搖右擺，活像一艘航行在大風裏的船。他臉上的白鬍子愈發濃厚，已變成不融化的雪霜，堆積在臉頰和下巴。而我不知什麼時候起，也不再叫他叔叔，轉而叫他伯伯了。

惟一不變的，每次我回家的晚上，都會見到他在眺望夜空，星星在天上頭閃爍，也在他雙眼內閃爍。究竟在他眼中看到的是否就是單純的一片香港的夜空？我不知道。我常覺得夜空不只是夜空，它其實是一張畫布，讓人在上面畫上不同的感受和希望。如果夜空是有呼應的，會把這些希望化為星星。可是，香港的夜空是從來都只有一兩顆星星的。這張畫布又適合他這年紀的老人家嗎？我，作為一個互不相干的人，只能在走廊的一處，默默祝福他等著的那個人，每晚都會望著同一樣的星空。

如今你抵達未知的遠方，
而我深入一個繁華的荒漠

漠中雨

文·苑想

過於繁華的荒漠
所有人的心事成了剪影
霓虹燈晃過孤寂
模糊了你的容顏，在路面的水窪裡
所幸還有黑暗
將不願清醒的人潛藏進日子的縫隙裡
於是忽略靈魂上的傷口
奔波，試圖用空虛填補
空虛。在乾裂的空氣裡
開始思念起雨聲的輪廓

那時雨裡濕透的髮梢纏繞在你指尖
生活得狼狽又幸福
像是蒲公英起飛
舉起手卻不妄圖抓住，只是
感受那毛絨的觸感，生命的重量
輕盈得無法忽視，美好得要你在雨裡笑
在草裡聽風，在風裡跳舞

我們看進彼此的眼，清澈如雨

「很美。」

美得像是滿天星辰都佇足於此

一個渺小又永恆的時刻

沒有等待標註的價碼，沒有

期望，沒有失望

我們還不是夢想的奴隸

只恨不得在雨中聲嘶力竭地大喊

一些綑綁在心裡的真實，關於

我，你，這個世界

關於愛

然而我們依舊走上註定的道路

像是時代的網下無處可逃的

獵物，註定要犧牲淚水、蒲公英和一個約定：

「一起到陌生的世界冒險。」

如今你抵達未知的遠方，而我深入一個繁華的荒漠

殘留的星辰被湍急的時間吞沒

生命逐漸變得沉重，便如前仆後繼的無數人一樣

黑夜降臨，帶著憐憫的撫慰

記憶中的雨從過去下到現在

像在等待一個人停下，去淋

他在馬路中間喝青島啤酒，

對著他笑，

然後兩步跨上來踢他屁股，

反手再抱住他的頭說他是個傻逼。

落米

文·梁媛



筒子樓另一側有個幾乎沒有太多人攀爬的樓梯，拐角處豎起兩根生了鏽的鐵窗，很多時候，他從樓道走上去都能看到對面樓菱形的樓道燈，白熾燈忽明忽暗的光從對面滲透出來，灑了一樓梯。傍晚六七點鐘的時候，天色從湛藍轉換成渾濁的深藍，透出一片空曠和空洞，那種藍色像一塊即將滲透四溢的螢幕，刺人眼睛，看久了會硬生生的灼痛。也是很長一段時間了，這是每天經過樓梯間他很少注意的部分，初夏傍晚它的光線就突如其來、宣兵奪主的呈現在他面前，好像在跟他說你看看，再仔細看一下這顏色，這塊帶有顏色的空洞它是活的，甚至能夠此起彼伏、蠢蠢欲動。

他想起五年之前，寢室四樓的陽臺外面，是一個還沒有說到天光有色彩的那種早晨。他從量販 KTV 回來，一個人走回寢室。不曉得是不是一個不太巧合的意外，那天寢室裡面一個人都無，房間裡面只有一堆推三阻四的衣服和一些堵塞的灰塵氣味。他站在陽臺邊，看到晾了兩天的內褲和一條不怎麼想穿的體恤，五點過左右的早晨，那種藍色就從對面樓頂逐漸滲透出來，一模一樣、宣兵奪主的顏色，霧氣蒼蒼的。不過他說那個時候是初秋，不知道那是算一種特別早的凌晨還是後半夜，總而言之模稜兩可的時間段之間就看到了那種冷颼颼的藍色逐漸在天空上方暈染開，難以名狀。他蹲在陽臺上聞到自己耳背和頭髮上的汗味，覺得自己像一團餿了的肉，一種乖戾的自我厭惡罷了。

他想起那個時候陪他從 KTV 出來的人-落米。在大馬路上左右搖擺，提著一瓶無論如何也喝不完的青島啤酒，風從他背後吹過來，吹起一些 KTV 捂久了的煙味，但他還在到處找煙，找打火機，找很多在那個時候都不需要也不必需要的東西。很空的馬路上已經有小商販在擺早點，豆漿油條醬肉包子，熱氣騰騰但好像一切都還沒有開始，又即將就要開始了那麼一種氛圍。落米嘻嘻哈哈的，故意走到馬路中間給他比了一個中指，很有態度的那種中指，他說你曉不曉得，城市最漂亮的就是這個時候，空無一人的馬路，就像一首歌一樣，空無一人的馬路讓人想起隨心所欲，放任恣睢，讓人想起很多事情雖然無能為力但是可以在這個剎那放開一些。

他覺得自己有時候就是喜歡落米身上的幼稚，他怎麼那麼敢支配自己的身體，他在馬路中間喝青島啤酒，對著他笑，然後兩步跨上來踢他屁股，反手再抱住他的頭說他是個傻逼。他已經很久沒有過這種自由了。比如，此時此刻，落米非常有暗示性的問他，要不要跟他打個車回去睡，睡到下午正好回來上晚課。

他拒絕了。

落米有一件很有靈魂的襯衣，酒紅色的襯衣上面有黛藍色的幾何花紋，每次有重要的蹦迪局他都會穿，給原本就不怎麼富裕的學生生活增添了一些雅痞的情緒。在蹦迪的時候第一次看到落米，他穿著酒紅色襯衣左右逢源，手裡拿著二手的麥昆錢包笑盈盈的望著他，說你要不要跟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很近，如果你覺得鬧我們可以在河邊走一走。

他時常想起在四年前的寢室生活，想起很早的時候他一個人穿著拖鞋日復一日下樓去食堂吃午飯，在校園裡面百無聊賴地逛馬路，看來來往往充滿目的性的同學在他周圍對著不同的人搔首弄姿。他專門選了一個荒僻且還在施工動土的操場跑步，從圍欄旁邊翻過去，然後跑個十來圈回去洗冷水澡。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他在消耗和耗散。汗水從身體兩側滑動掉落，像一種神聖的儀式。有些時候他會買點酒精回宿舍自己在陽臺上用戶外三腳架煮咖啡，三瓶酒精能提供一次的用量，賣酒精的藥店老闆經常帶著疑惑的表情看他，像個有些什麼症狀傾向的問題學生。一直到落米來學校找他打檯球，落米專門打車從城南到城北，進了學校校門就給他遞過來一支綠舌

頭，說要給他降溫。然後仍舊笑嘻嘻的拉他到二樓打球。落米說，打球嘛，一下午的時間哪兒都不想去，打會兒檯球，晚上喝一杯。

那天兩個人抽了葉子，一步都走不動，落米說我們就在檯球室喝點黑方。你來開球，我教你開球，球都不會開就不算你會檯球這個技能。會開球的人才會掌控全域你曉得不，以你想要的方式打開它，比被動的接受別人給你的局有趣多了。說完落米就從身後扶住他的球杆，很長的木頭杆子在手指之間先慢慢滑動，動作要慢，木頭杆的頂部卡在手指之間慢慢滑動的過程中對準你要的方向，然後逐漸放慢速度，越來越慢越來越輕。落米一邊在他後面說，一邊用另一隻手卡在肩頭，像是整個把他包裹起來。他覺得落米好像在背後靠得太近，卡得他的身體和檯球桌都在晃動。他後來想起落米就會經常性的想起他們在深夜檯球室的每一局，以及落米眼睛的餘光，似是而非的看著黑球又好像在看他。據說抽了大麻人會極端放大感知意識，他也是這麼歸結的，那些很慢很尖銳的東西都是藥物的作用，生活往往都是身體激素的反應、酒精的浸潤和藥物的作用，大家實在多多少少誇大了精神的控制權，用落米的話說那是靈魂。他並不認為那個東西是靈魂，他只可能覺得那是酒精或者那是那一天、那一個頃刻、那個視線下的一種平淡無奇的偶然而已。臆想或者對生活的增魅，沒有任何好處，只會把人帶進玄學和無休止的感情黑洞。

落米找他打球的後一周就莫名其妙的失聯了，這甚至讓他很憤怒。他只能回到《馬太受難曲》的反復播放和無休止的用酒精煮咖啡中耗散自己的精力。室友紛紛搬離寢室，有兩個說要出去耍朋友，還有一個準備去外地實習。這個寢室變得很空曠，也是在那個時候他徹底和家裡人鬧了一場，非常不愉快的拒絕再踏進那個走了二十幾年的門。他覺得如果在那個時候落米能夠若無其事地闖進他的寢室勾肩搭背的喊他去打球就會好一些，就不用把所有的瑣事都嫁接在一條情緒上面不知如何化解而導致精神的消化不良。他甚至在幻想落米就在上樓，或者已經走到了三樓即將拐過來，樓道的拐角處一定也會有一個豎立起來但從來沒有被打掃過的窗戶，窗戶上面佈滿了鏽跡，人人都呼嘯而過，但是在某一個剎那不經意瞟過就能夠看到外面驚心動魄的藍色，像某種迷藥一樣流淌進來，進入他的視野，而那個時候落米會在拐角處笑嘻嘻的喊他，讓他趕快出來，晚上有安排。

他喜歡自己的生活被安排，被莫名其妙的事情佔據，被一個人用一種尖銳的方式打開宛如打開一場桌球的姿態。他特別喜歡勉強的接受一個給出來的局面，他都能習慣，更何況有落米這樣的人在他身後跟他說，要放慢腳步，要緩下來，要看準時機，給出一個漂亮的姿態，然後一杆清台。他只有一次一杆清台過，還是落米在喝醉了的時候。落米說，你曉不曉得喝醉了打檯球才好玩，你站不穩的時候，搖搖晃晃的走到檯子前面，給自己的球杆擦上白色的防滑粉，然後集中精神對準遠處的黑洞，那種搖擺和精準像是兩個互相撕扯的東西彼此抗衡，你就是中間的變數，好像要徒勞地做一個西西弗斯一樣的人物，徒勞地要對抗一個不可能，是不是很性感。所有的偏執和狂熱都在這一刻傾瀉出來，刺激又絕望。落米對生活中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充滿了各種旁門左道的見解，他雖然不喜歡落米酒紅色襯衣的高調，但每一次在聽到《馬太受難曲》的時候都希望落米出來解救他一次，哪怕對著他豎起一根中指都是可以的。他從家裡跑出來的時候，想起母親看他的眼神，陌生而彷徨。她說，家裡出了這樣的事，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有沒有想過家裡其他人，太自私，都是你親身老漢兒遺傳的壞東西！

一般情況下，他也不會跟別人提起這些，左右也都能夠隱忍的家庭問題。那天兩個人在寢室頭看《深喉》，他突然莫名其妙在女主角展現深喉技能的時候說起了這件事，落米擦著耳朵，回過頭似笑非笑的看著他，像看一個被情緒扭曲的怪物，像看到法蘭西斯培根扭曲的人像畫。落米說，你曉不曉得我們在看黃片，好不容易才能在當代都市的陽痿氛圍中找到一份刺激，就一定非要在這個時候講這些？他古怪的笑了起來覺得一切都輕鬆多了，在《深喉》的背景聲音中他好像得到了某種輕浮的治癒，這是落米的救贖，他想。

四年仿佛輕而易舉的滑過，他在筒子樓住的時候總是會想起落米。假如他現在在的話，也會吵吵嚷嚷的從一樓喧嘩到四樓然後走到他房間門口拍打他那個年久失修也不想過問的門，問他要不要出去打一局或者晚上喝一杯以此解救他於年復一年無休止的耗費之中。

從 KTV 出來的那天，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落米問他要不要去他那裡睡，晚上還能趕回來上晚課。那天的天色就是侵犯性的藍，甚至讓人產生生理上的灼痛。旁邊的小商販開始吆喝早飯的時候，他看到落米的眼睛，他若無其事地跟落米說：好煩，熬夜熬到這個時候，眼睛都睜不開，明天一天又毀了，KTV 的味道根本散不到，腦殼也痛，像有人用榔頭砸過來一樣沉重。落米說四五點鐘是這個城市最漂亮的時候，一切都蓄勢待發但還那麼安靜。成都，像脫離了他的偽裝一樣，把自己所有的長長短短都展示出來也不怕痛似的。

然而真實的東西總是稍縱即逝，天色一亮就看不到了。

他也很難說清楚落米的消隱是一種什麼心態。但是那天，六月初大約，傍晚六七點的天色讓他想起很多藍色，那些藍色裡面有一種就好像五年之前的 KTV 早上。通透而明晰的藍色，刺得人整個身體都在隱隱作痛。

我喜歡漫無目的地思索
裡面到底埋了什麼人
思考一座無人訪的孤墓
除了晦氣以外的意義

只有我看到 文·馬浩翔



有時我看到一個人，就會聯想關於他的所有，坐港鐵上學時，我看著那別校姑娘的黑皮鞋和潔白的襪子，便不自禁想她坐在課室前排昏昏欲睡，窗戶透入光，照著她的幾縷瀏海半掩眉眼的樣子，我看那坐在銀髮老人的黑框眼鏡，便想像她從菜市場回家，調皮搗蛋的孫子大叫一聲——「婆婆你返嚟啦！」，幫她開門的場景，我還會用我的想像力，從貼地的現實中提煉出一些可供咀嚼的啟示。

我學校的欄杆外隱約能見有幾座墓，有時我看得歡喜，我喜歡漫無目的地思索裡面到底埋了什麼人，思考一座無人訪的孤墓除了晦氣以外的意義，突發奇想到一些壯烈的背景故事，我會為此難過，又為此自豪。

在我中二時，珍珺學姐是個社的幹事成員，相貌不突出，但在人群中卻是閃耀的，那年夏天八社有陸運賽，當運動場上濕熱的風席捲塗紅漆的瀝青地，她拿著一把又大又粗的喇叭，吶喊著為社加油的口號，兩條像白蔥般的腿站得筆直。

“信社強中之霸！”

我只敢看她的頭飾，卻大膽地戀上運動會的熱風。

我在熙熙攘攘的社交媒體上閒逛，發現了師姐是同性戀，爬樓梯時遇見她們兩個人走在前頭，我在後面抬頭望，兩具毛衣下嬌柔的身體互相依靠，纖細的尾指淺淺勾住。

社交媒體上，有張她們擁吻的照片，四片鮮紅的唇相互擁抱，我關注著，點了一個讚。

中三那年她又去選社幹事，一個小職位，作為唯一哭的，她當選了；中四那年聖誕聯歡會時，有學生自行報名歌唱的環節，她穿著絲襪上去唱歌，指著台下大喊大叫，可沒人回應，那時的氣氛尷尬極了，但她沒有怯場，依舊蹦蹦跳跳地表演完，然後淡定地回到後台。

她會偷偷地在後台哭鼻子嗎？要是我看到了我會安慰她。

有傳她的女友與男生們親吻，放學時，我沒有離開，我見她在校門口的木凳上抱著膝坐，哭得眼腫臉色枯黃。但不知為何，我越發地想要留意她，直到後來她也開始和男生約會。

她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我唯獨知道，她一定對這片校園愛得深沉。旁聽師生諮議會時，因為冬季校服穿搭的許可，打不打領帶等小事，她叫嚷得面紅耳赤，她一拍桌子，腿直直地站起來，炯炯有神的眼散發著亮光。

“大家聽我講！”

很多事情沒有原因要如此激動，但我想她有一個積極的靈魂，用力地說幾句話、很投入地做幾件事，便能賦予事物更大意義。昨天他們的畢業禮，她化了濃妝，又在派宣傳LGBTQ的小冊子和彩虹旗，我好奇她是否真是為了某種信念。她想掀起性別革命嗎？還是在努力地留下痕跡？

或許我並不能揣測到她所有行為的動機，但我唯一知道的是，背後有原因時，做出行動的人便心裡踏實，但實在沒有原因，可找個更低的立足點，就像太陽給植物幾縷光，大氣給幾口氧讓動物呼吸。

給點光，供一些氧，貪一點牽強的原因，生物便能生生不息。

我觀察到，校門口對出的十字路匯聚了車水馬龍，又被密集的民樓包裹著，便利的地勢引來了熙來攘往的人，走來走去的新面孔如同細胞在經歷新陳代謝，來了又去。

我感覺這種每天不斷刷新的過程很玄妙，它既隨機，又命中注定。

而那幾座忠誠的墓碑與眾不同，因為地下那些人死了，他們有不用離開的特權。

昨天畢業禮後，大家都走了，珍珺師姐坐在木椅上哭泣，她甩開了她男朋友的手，掃興地叫他們一群人都離開，在那個木椅的同樣的位置上抱著膝（我想這也只有我會觀察到），那流出的淚越過纖細的指縫，鑽進了我的心窩，但我那時卻在想，她奮力的眼淚像一潭死水，再流不進學校這片汪洋了。

後來聽說她DSE*考得很差，父母要花錢送她一個人孤零零地去加拿大讀書，那麼，或許這次她真走了，或許她還會找些理由回來。

今天是一個沒有陽光的下午，我又隔著欄杆看墓，第一次看到有個老人在墳前點燈，哈，那這才不是無人訪的孤墓。

她在社交媒體上面不斷更新私人動態，更新著自己的用鉛筆寫的遺書，談盡她遭受的家庭暴力、所遭遇的歧視以及在金錢問題上所受到的欺騙，她說她對毒品上癮無法自拔。我心疼她，亦討厭那些嘲笑她的人，也並不把這些行爲當作譁衆取寵的兒戲，我在她的頁面一次又一次地點贊，留言——

“Stay Strong.”

師姐始終離開我了，這叫我心慌，我索性出了學校去看那零碎的墓地，那圈地裡的墓因缺整理，我蹲下細看，發現雜草間長出了蘑菇菌絲體，它們從孢子到死都不需光線，又被陰涼的墓地寵幸，長得密密麻麻，我看到蘑菇，想到那又白又直的菌柄，那白蔥般的腿肚子。

在不久的後來我驚覺她所做的一切無有意義都對我意義非凡。以前我以為我只是觀察她，並沒有愛上一個假同性戀。

我發現我也貪些原因才去思考。

爲了挽留學姐，我也圈了塊地，把她的倩影埋在土裡，真菌分解著她的屍體，過程甚至不需要氧氣。直至她完全離開了，也沒有完全死去。

我看到了，她的荒謬只爲貪些原因活下去。

備註：

*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凌晨兩點
所有警鐘都已響盡



夜嚙

獻給各種失眠類型的人

文·細人

(1)

燈的刻刀，在黑的虛空里雕琢一個我
每個字都變成一粒敲月的落屑

(2)

眼球變成液體
灌進去 流出來 滴落
身體變成光影
疊起來 消失 分開來

所有美好的飄蕩於白晝
所有值得記憶的搖擺於夜晚
一切堅固的連影子也保不住
高樓被允許指認為朽木

天公不欲寫
潑墨倒人世間

(3)

凌晨兩點
所有警鐘都已響盡

夜色淹沒了一切活的聲音
淡水與咸水的交界是油滋
一塊三文魚，一塊鮫魚
血水和血水終於相融

(4)

我祈求黑夜
爲我遮蓋一些
所以看見另一些
這真實雖非黑夜所賜予
但遮蓋也實在並非遮蓋

(5)

月光要敲她的錘了
概念世界的魚
回到感官世界的池
就安息在此吧
與浮雲一起自由落體

2024.04.29

最難過的還是在尖峰時段聽到的「人身事故」訊息或是新聞，
因為這樣的電車延誤或停駛，當下所有人都只能在車廂內空等
待，什麼都做不了。

尋星途中 寂靜之信

文·飲星人



致親愛又一天比一天可愛的T：

上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多前，最近都還好嗎？我這邊有遇到一些好事、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想跟妳分享，遂決定提筆寫下這封信。

二零二三年六月初，新冠疫情的影響總算開始減緩，剛好轉換到新的地方開始工作——東京市中心的老牌大飯店。畢竟是三十年前成立的，風格一直保留到至今，裝潢擺設跟整體氛圍都是經典歐式城堡風格。具體來說，有點像小時候電視上的鄉土劇中出現的高級飯店的感覺，讓人不自覺想起「富麗堂皇」這個成語。

工作一樣是飯店調酒師，不過這間酒吧跟之前工作過的地方都不太一樣。主要的收入來自烈酒的整瓶販售，在台灣應該叫寄瓶服務。只要在我們飯店的酒吧買一瓶酒，之後的半年內，想喝隨時都可以過來，酒吧會依照您喜歡的喝法并準備下酒小點心，讓「酒瓶擁有者」、「Bottle owner」隨時有專人伺候，享受尊爵不凡的服務。有些酒類不一定比市面上販賣價格便宜，也有可能貴一點，可是考量到之後享受到的服務跟待遇，多付這點錢其實還好。畢竟對有錢人來說，這些小錢都不是問題，如果覺得貴，那肯定是你不夠有錢，不要檢討我們酒吧，有沒有想過可能是你不够努力？社畜如我就是覺得貴又買不起的人之一，想喝酒還是去路邊的居酒屋就好！時間內無限暢飲，又不需要擔心多收費的問題。

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觀察這些酒瓶擁有者變成工作中的小興趣。當中有些特別喜歡聊天的人，每次預約都指定要坐吧檯前方，跟調酒師聊天。總是要小心應對，讓他們開心才可以。畢竟一直有人聽他說話才是他想要的服務內容，調酒師或是酒吧員工只要負責聆聽就好，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工作之一，不能拒絕。

通常擁有一瓶烈酒以上的擁有者，在顧客入座以前都要先把酒瓶一字排開。看到桌上擺放整齊的十幾瓶威士忌，其他客人路過時的感嘆之聲總是不絕於耳。入座之後能像古代皇帝選妃一樣，翻牌決定今天要喝哪一瓶，或是輪番交替飲用，隨心所欲地喝到痛快才回家。從入店的第一眼開始让客人心情愉悅，到最後也心滿意足才離開，就是我們酒吧員工的主要服務內容。不過類似場景看多了，倒也見怪不怪，可能因為跟現實生活的距離非常遙遠吧…

在目前遇到的所有酒瓶擁有者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寺廟的住持，因為他來店的時候，總是請我們所有人喝一輪啤酒，首次體會到陪酒小姐的心情，原來在工作中被客人請的酒，喝起來味道真的特別美味啊！

話說也是到最近，隨著年歲漸漸增長，才體會到啤酒的味道是會變化的。比如休假在家獨自小酌喝的罐裝啤酒，或是跟朋友去居酒屋喝的現榨生啤，還有酒吧工作結束後、清洗啤酒機器時，跟同事一起转身偷偷喝掉的最先流出的小半杯等等。同樣都是啤酒，在不同的時間跟地點喝，味道真的會改變。或者說身旁一起喝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回想跟住持先生第一次相遇，當下以為他只是個普通的有錢人，身穿休閒西裝，戴著看起來品味高尚的帽子（說白了就是看起來很貴的材質跟顏色）。我一邊自我介紹、一邊用住持先生請的啤酒敬酒，他也開心的聊著之前去台灣旅遊的事情。下班以後，前輩告訴我剛剛請所有人喝酒的客人是寺廟的住持。

「耶！？可是他穿著看起來很貴的西裝阿?!」當下突然愣了三秒，驚覺這裡可是日本啊！不是熟悉的仙島台灣。但這宗教衝擊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可怕，確實被震驚到了！

隔了幾個星期之後，住持先生又再次到訪，這次同行的還有一位妙齡女子。心情非常好的住持先生又再次請我們所有員工一人一杯啤酒，大家照樣輪流過去打招呼跟敬酒。開心地用啤酒乾杯的時候，沒想到住持先生還記得區區在下敝人我，熱情地跟身旁女子介紹上次聊到的台灣話題。回想起來確實很高興，畢竟常來店裡的老主顧記得你，對調酒師來說通常意味著喜歡你的服務或調酒。但偶爾會問問自己，有沒有可能只是台灣出身的調酒師在日本比較少見？類似某種平日在動物園見不到的珍奇異獸？所以介紹給同行的友人感覺特別有趣？

關於剛剛住持的話題，首先必須要說明一下，雖然都是信奉釋迦牟尼佛的佛教徒，但在佛教起源地南亞的印度和附近地區、東南亞的越南或是泰國、東亞的中國和台灣、內陸高原上的西藏、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或是更遙遠的海外，歷經千年歲月的洗禮和流轉，每個地方都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流派與教義。離開故鄉下南洋或是往北漂的這些年，遇過各式各樣的佛教徒，每次交換心得或是聽到未曾想像過的佛教徒相關故事，總會有不同的宗教衝擊。可以的話，總會告誡自己盡量不要對其他宗派的修行方法隨便發表評論。等哪天妳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自己再去找資料看看。

以前在新加坡工作時，跟一樣信奉佛教的印度工讀生聊到我也佛徒，他立刻回說：「可是你吃肉不是嗎？在我們印度的話，這樣就不能說你是佛教徒了！」當下確實震驚了幾秒，才醒悟他是對的，只能回說在台灣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是這樣的。從那天起便改稱半身信奉佛教，等到某天我發願開始吃全素的那瞬間，才能名正言順地說出「我是佛教徒」吧！

冷靜下來仔細想想，親愛的T，或許妳對這些事情都沒有興趣？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喝酒或是宗教有關的話題，可能聽不懂或是覺得非常無聊？只好在信裡寫下來寄給妳，希望將來有一天妳也對相關話題感興趣的時候，能再回來翻閱前面那些文字就好。不過就是從日常生活中撿拾而來的片段，或者說透過觀察與反思他人的人生百態，挑選當中自己覺得最有趣的部分與妳分享，希望妳看完我那部分人生之後，能笑一下就好。

除了工作之外，最近老是跟家人聊到結婚的問題，父親一直希望我盡快搬回去台北，住進去之前爺爺奶奶的那棟老房子，奶奶去年過世之後就沒人住。離開現在的工作回去住的話，至少房子不會空著。

「而且之後如果你們小孩出生，我跟妳媽也可以上去照顧，那裡房間還有空，肯定沒有問題！」給我稍等一下

阿！老爸！我根本沒有女朋友、也還沒結婚、遑論老婆已經懷孕，你怎麼已經一臉明年小孩就要出生的樣子說那些話？哪裡來的跡象？或者說你們對自己的兒子也太有信心…小廢物在下，實在沒把握能結婚成家。光是照顧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很費力了，其他的實在不敢多想。

每天上班前坐在電車上，看著窗外的景色變換，用耳機聽著自己喜歡的廣播，正是適合思考人生的好時機。不過通常只會越想越難過，到底是怎麼一路走到現在這個處境的？真的都是疫情的影響嗎？不用檢討自己不夠努力嗎？

最難過的還是在尖峰時段聽到的「人身事故」訊息或是新聞，因為這樣的電車延誤或停駛，當下所有人都只能在車廂內空等待，什麼都做不了。同樣生活在這個大城市，有人選擇在電車的鐵軌上結束一生。每次聽到都會讓我不禁猜想，他們不幸遇到的、跨不去的困境，如果今天發生在我身上，我有辦法堅強面對嗎？他們為什麼又要選擇這樣的時間跟方式離開這個人世？當他們終於決定踏出那一步，離開人世前的最後一刻，心裡是懷抱著怎樣的看法？那一瞬間眼中又是看到怎樣的景色呢？可惜我終將無從得知這些問題的答案。

電車行駛中的窗外，城市的景色總會隨著天氣而有些許變化，但若是低頭看向那無限延伸的鐵軌，景色倒是始終如一，不會因四季更迭而有任何不同。有時會想這幅景象，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代表了什麼呢？是象徵到財富自由、或者說平安退休那天以前，可能沒有終點、不會有絲毫減退的經濟壓力？或是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每當遇到開心或是難過的事情，想與T分享卻又怕妳覺得沒興趣？甚至覺得很困擾？若真如此，這份如鐵軌般無限延伸、看不見盡頭的思念，又要如何排除呢？若是等到下班回家的路上，夜晚時分從電車內就看不清窗外的景色了，何況是地上的鐵軌。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寫下這段話的幾天後，倒是起了新變化，東京市區意外下起大雪，雖然只維持兩天左右的罕見風景。抬頭看著人們站在飄雪的月台等候電車，俯首只剩兩條線的鐵軌露出在外，想起埋在淺淺雪地之下的昨日風景，突然覺得這景象在台灣果然是看不到啊…期許真有那一天，妳我並肩站在身旁、一起聽著雪花飄落彼此頭髮上的聲音，否則還有其他辦法能將這份感動如實傳達給妳嗎？話說我們上次一起看風景又是在哪裡的什麼時候呢？

親愛的T，經我反覆閱讀、再三思量，這封不明所以的信還是不要寄給妳會比較好，一如之前在旅途中寫過的其他封信件。縱使收件人是妳的名字，身為寄件人的我，最終還是決定深埋在書櫃高層的最角落，只有藏在那裡才不會被任何人發現，這份怯懦又怕打擾到妳的心意。

遠看總是燦爛又美麗的人生路上，細細品味才會明白當中晦暗且憂傷的時刻，這苦甜交錯的滋味，或許正是平凡的妳我日常寫照。尤其是接近生日的時刻，總會擔心還剩多少時間可以這樣悠悠哉哉的過自己喜歡的小日子…不知道妳對於平凡的日常生活又是怎麼想的呢？

希望再見面的那天，能親口訴說關於分開的這些日子裡、或者說一個人的旅途中，那些讓我感到有趣的小故事，期待妳也分享一些生活中的芝麻小事。而我會一如每次見面時，始終拖著下巴、專注望著妳那雙星朗的眼，兩耳全神貫注、聆聽那些讓妳感到开心的回憶跟笑聲，一字一音不漏地全部記在腦海之中，然後小心翼翼珍藏在，波浪底下最寂靜的岩石深處。這些都是未來在寒冬深夜裡、雨雪道路之中，能溫暖我心、讓我繼續前進下去，最重要的燈火之一。

敬祝平安

順頌時祺

2024/02/29/東京

衫：

B告訴我你們倆在香港重聚，從前我們總是三人一齊，現在B總得單獨和你或者我個別見面，弄得他尷尬又麻煩。B說你和他借了手機，把我的IG徹底看了一遍，補上我們失聯後關於我的所有消息。

已經一年了嗎？我不再鑽進你懷裡一起讀《異鄉人》，我不再穿你的上衣在那房間跳來跳去等你誇我的廣東話可愛好聽，我不再咬著筆趴那張床上寫詩，寫到一半你便靠近，手臂環著我，讀我的詩句，直到你補上其他詩句，直到我摘掉你的眼鏡你摘掉我的內衣，直到我們交換身體。

你愛戴沙特，我擁護波娃，我枕在你的手臂討論存在主義，我們只為文學與哲學吵架。我們不再一起去朋友家，朋友們開玩笑說佳人才子相遇，他們不知道你把我放在什麼樣的永無天光的盒子裡。

雖然我已不再是最先讀到你隨筆的那一個，但我慶幸自己還能這樣偶爾想起你，這是痛苦的能力，這是我對馬奎斯的回應。馬奎斯寫的不就是永遠瘋狂地愛的能力？我希望自己到好老好老的那天，還能像這樣，不要鎮定不要淡定，遇見公路邊掉下來的梳子也雀躍，聽聞早市裡隨便唱的小調也新鮮，想起你，總熱烈。

S

2018.02.26

衫：

手機裡滿滿你教我廣東話的語音，從我們初識初愛，你的聲音還有颯爽擊收的喉音，到我們深愛，我們化成靈魂竄進彼此身體裡，你的聲音漸漸包含一股擁有我的甜蜜底氣。

S

2018.03.23

衫：

我在你眼中曾是美的，這幾天我擔心自己在你眼裡不再美。從前連我任性噘嘴的樣子你都說好看，在我們的小房間你盯著我的眼睛，結果你的眼睛裡就長出燈光的水草漫出金光，你幾乎漫出所有溫柔的海潮，幾乎要流淚。你篤定一切的腔口，只是為了說一句我美這種於磅礴世界而言不重要的話呢。

「好靚，真嘅。」

S

2018.07.26

S的日記

文·若晴

衫：

傍晚爲了趕赴那場我們都愛的作家的新書分享會，到了公館去。

不爭氣想你。想我們每次都在台北城的無數個公園的長椅聊天，談到捷運末班才要分離。有一次在公館的長椅，聊到我真的好不想走，我對你說花樣年華那句「今天我不想回家」，可你還是不讓我過去。

我拖到捷運末班，必須騎UBIKE去捷運站，否則用走的會來不及，你往宿舍去，我騎UBIKE反方向而去。結果我一到捷運站，下了UBIKE，發現怎麼後面跟了一個UBIKE是你。

你滿身大汗地，從UBIKE下來，我說你怎麼來了，你看我，說「多一眼就好」。

S

2019.12.02

衫：

今天看一幫不熟的朋友在群組上傳他們爬山的相片，你還記得我們到景美爬山那次嗎？

你笨拙地老派地從包包裡拿出一個小小的巴斯克蛋糕，因爲隔天我就要生日了。善辯從容的你，偶爾也羞澀嘴拙，我記得那畫面，你套著書生感的襯衫，慢慢的用我的語言用國語，說了「這個給妳」。

隔天我們找了家甜點工作室，因爲我說想做個蛋糕吃，你早就買好蛋糕又不想違著我的提議，便陪著我去工作室捏那條抹茶味的澱粉液，我們在那個有流理台有微波爐的工作室幻想我們這樣的禁忌之戀也有一個常人的家，我許願我這樣萬錯的女人也可以有個常人的家，有個一起切菜烘焙的廚房，有個你，來一起過這樣的生活。

回到宿舍以後你才和我說其實你準備了蛋糕，一個失效的蛋糕。我止不住地爲我的傻瓜笑了，你真是我的傻瓜。電話另一頭的你是否讀過我嘴角呢？

S

2019.12.12

衫：

見你把社群平台的頭貼換掉了，換成一張你喝咖啡的照片，應該是如今你愛的人給你照的。

我喜歡你的上一張照片，沒有咖啡杯擋著，只有你的整張笑臉，我喜歡你笑的樣子，喜歡你開心的樣子。

想到這裡我心頭的酸意就上來了，我的心逃到B家的陽台。你曾在那個陽台問我一整週的心事，用你的老派的聲線，你的靦腆的眼，你的羞斂的嘴角。

最近我終於要在一份工作上定下來了，做的是出版社的文學行銷，這令我察覺自己正式進入新的階段了，我再不能任性，我是大人了。我慢慢有勇氣看《花樣年華》了，我和你就是花樣的年華，是當下會笑但日後要淚流的花樣的年華。

幾天前無意間重讀那年的情書，擔心漚漚的水會暈開你的字，只好每一珠每一珠都用面紙接緊。讀你的字，想那次你在公館和我並著走，因著好小的無用的話題，終於第一次對我摯切地笑，你終於信任我，把自己交給我。我們走到單槓區，我硬是要上單槓，你把我抱上去，上去到好高的地方，你突然拔走我的一隻小白布鞋，我大叫著，而你竟然開懷笑了。

你看我慌張，就樂了好久，樂完，好好地舉著我的小白布鞋，向上仰頭看著我。

月色下你低頭爲我順鞋穿鞋，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永遠都會是你的，永遠都會是你的。

S

2020.03.19

衫：

姨姨和叔叔約我去吃港餐，他們剛從香港回來，明天又要去荷蘭旅行了。

他們告訴我灣仔的歷史，我知道自己聽見「灣仔」兩個字一定會承受不住的，但我又想知道你生長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是什麼樣子。

姨姨說灣仔在越戰時是美軍上岸花天酒地的地方，所以不乏酒吧和紅燈場所。後來又因爲中環越來越繁榮，已不適合住人，住宅區就被擠到了灣仔去，這幾年大家流行起小眾地方散步，所以現在灣仔什麼都有了，觀光住宅商業文青咖啡館，都有。

叔叔翻出一張維多利亞港的三百六十度環視照，手指一處密集的大廈：「這就是灣仔」。想到你就在那裡，這件事又美麗又太悲哀。

我離開茶餐廳以後和姨姨打過照面轉過身便止不住地哭起來了，你拿著BNO到英國去了嗎？或者你還在灣仔？在那個你曾指Google map給我看的你家的樓，在裡面你和父親不交流，在陽台寫詩，在客廳準備兩隻貓咪的餐食。

S

2021.08.24

衫：

今日重讀霍桑《好青年布朗》才明白，你是我的危險森林。

那一夜，好青年伯朗之妻費絲（Faith）求丈夫別出門，可是伯朗很堅持，他說這約是推不掉的，接著便出行了。伯朗與魔鬼並肩前行，在森林中不斷往漆黑去，最終抵達焰火環繞的祭儀，村裡的罪孽之人全都聚在這裡，惡之典禮行到一半的時候，一張熟悉的臉就出現了，夫妻倆相望是懼是驚是失望是失信，人的偽善與虛假道德在這撒旦式的大宴裡全都浮出，世上哪裡有誰是「goodman」呢？

當年教授導讀的時候我只是用力鑽研這文本裡每一個學術性細節，今天我卻發覺自己是那不該名爲Faith的費絲，也許是當時那個留著長髮抱著厚厚文學磚頭課本、穿白色毛衣走冷冷校園的我實在太傻了，只懂下課後在那間湖綠色壁紙的小店喫三明治配柳橙汁，卻不曾體驗人說的與鬼交易，不曾像今天這樣在心的刑場給厲鬼一刀刀劃。

今天我知道了，我與你之間就是伯朗與費絲，誰也不是好人誰也沒有信念可言，我倆只能在黑暗中相聚，你我之間的所有錯誤與對不起人，都只能在黑森林的衆罪人的包圍下才顯得不下流，你我對人的背叛、你我的交媾交歡，都是陰林中那冰水滴，涼得令樹林都呻吟。

S

2022.03.04

衫：

我不要成爲白月光，我不要成爲回憶來打敗所有人，我要跟你自轟烈至無趣、自狂愛至互恨。我不要當什麼白月光！

S

2022.10.19

衫：

當一個人不是特別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她一定做不好。

莎士比亞書店是整個星球最出名的獨立書店，但是我一直對它沒有什麼感覺，現在人在巴黎仍是沒有感覺，可能是因為這幾年它幾乎淪為網紅噱頭，所以今晨我也只是因為「好像可以去一下」的念頭硬著頭皮上路。

結局是我大迷路，不論如何都找不到莎士比亞書店，即便我求助路人也一樣，他們明明說往右拐就到了。我覺得它根本就不在我的時空裡。

我記得《愛上莎士比亞書店的理由》寫過，莎士比亞書店曾經有個殺人犯到店裡待過，而且在他被捕後還聲聲誇讚店長喬治，書裡也寫到兩位女同志如何在店裡相遇相愛。讀它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自己到了莎士比亞書店裡。

人還是真心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它才會成吧，不然妳只會一直迷路。今晨我明明已經穿越塞納河，走到布里切路，正對面的東邊是聖母院，所以說方位完全正確，怎麼還.....噢，我又來了，從前你總說我，一樣的事情說兩遍。

為什麼到了巴黎依然在想你呢。

S

2023.07.24

衫：

下個月要到檳城去旅行，又想起舒國治老師的〈在途中〉，他對旅行中那些臥鋪火車上偶然同車的乘客感到依依，我也總是對旅途中那些陌生人難分不捨。

一次在羅馬市區往機場的火車上，坐我正對面的是一對韓國情侶。很奇怪，我總覺得自己被陪伴了，即便他們未曾望過我一眼。到了要下車的時候，我還是會一直用目光追著他們，直到我們不得不分散。

還有在巴黎機場要走到地鐵的那段路，遇到東南亞的一對母女。即使我們根本沒有對話，但當她們要往另一個方向走，和我徹底分開的剎那，我的這顆心又來了，非常依戀非常依賴，心痛起來。

你會寵溺地說：「怎麼會一個這麼愛往外流浪的人，反而又這樣黏人呢？」

你知我這樣，又遠我而去。

S

2023.09.21

衫：

網上說，九七寶貝們今年要二十七歲了，底下留言區的網友（其他九七寶貝們）嚴正抗議我們這批人人生最不確定的時期（學涯剛完的二十二至二十六）完全送給了COVID，等這大疫走了我們都已經二七了。我很信服這個論調，我覺得說得很對，所以我的日子暴躁不安，沒有你在，我的棱角全都出來了。

我們相愛的時候，我曾躺在你懷裡說馬來西亞的旅行，我說日落時分那車水是怎麼滯塞。旅馬時的我還小，卻已經染上成人的對事不耐，小小的我在那大巴上看窗外的馬國人，好似盛世太平，好像「塞著就塞著吧！」同那一捆捆的馬國街邊電線似的，又多又擠又亂可是平靜安靜不抗議。我接著說高三那年飛北京，傍晚時刻總也是這般景象，區別在那裡人心浮躁，喇叭直按，喧囂不停。

你頓了頓和我說，馬國十三州之一名「霹靂」，霹靂中有「太平」，其曾是霹靂首府，那地方按著「台北中山」的唸法便

成「霹靂太平」，我問一個地方怎可以如此浪漫，既霹靂又太平，霹靂中太平著，太平於霹靂之中。

你料到了，你早料準的，你知道自己定會離我而去，且你知道我將因此而瘋，所以你動過身對向我，許我每當日子霹靂，必總有一寸太平。

我正處霹靂之中。在床窩裡，我想你，便握緊一寸霹靂太平。

S

2024.01.06

衫：

我恥笑你，笑你害怕和我相愛會流血，取笑你沒膽子聞自己的血氣。我看自己身上滾滾的血我自豪並笑你。你該要不畏懼死在我手裡才對。我笑你，笑你留下滴血的我自己走掉，這樣的男人不是男人，你不是男人。我嘲笑你，笑你不勇敢笑你沒有榮幸成爲我身邊的冤鬼冤魂冤大頭。

S

2024.01.29

衫：

我一直耿耿搬家時沒有把《金烏》帶過來，只帶了《瑪德蓮》過來。前幾天我一直想著要再買一本《金烏》。

昨天去大橋頭附近的現流冊店聽講座，一坐下怎麼就看見《金烏》在我身側。

結帳的時候店員告訴我，那本還是楊佳嫻老師親簽的。簽的是「文學照耀星球」，你一定會寶愛，你最喜歡楊佳嫻了。

S

2024.02.03

衫：

最近我讀了很多卡繆的研究書（不是卡繆本人的作品而是人家研究他的書），我發現你根本卡繆、卡繆透徹。我有很不好的預感，我怕自己將會重新愛上你。或者我根本就沒有停止過。

搖搖晃晃恍恍惚惚，不知是哪天，我又到現流去聽了座談，聽馬翊航談原住民的神話保存。他說，人們對巨人的想像力是大自然的糧食，如果人們不再對自然抱持關愛與想像，巨人便要萎縮、縮小。馬翊航逢人就要聊那座山的瀑布，部落裡人們想那是女巨人的尿，這事情今天我聽到了，我加入想像的行列，現在說給你聽，我就是和大家一起餵養這大自然，讓瀑布繼續流洩下去。

只是你我的神話就沒有人這樣來傳唱，沒有人再想像、再餵養。

S

2024.02.14

衫：

重看我們的愛片《寂寞拍賣師》，如今覺得它的張愛玲感好重。

那一幕，歐德曼老先生問羅勃：「羅勃，你認爲愛能造假嗎？」羅勃覆：「它不會全然是假的。」

我就想到易先生與王佳芝那一種，楊佳嫻說的，並存的真情與算計。

電影最末，歐德曼來到克蕾兒曾經說過的咖啡館，服務生問：「先生，一位嗎？」

歐德曼頓了頓，回道：「不，我在等人。」傾斜了頭張望。我又想到這是嬌蕊在公車上與振保重逢時，仍要說「是從你起，我才學會了，怎樣，愛。愛是好的，雖然吃了苦，以後還是要愛的。」

S

2024.02.15

衫：

前幾天不知在哪讀到，鬃狼（*Chrysocyon brachyurus*）終生只有一個配偶，但彼此很少見面。

你我再這麼下去，重逢的時候萬一認不出來了怎麼辦？我爲了這個事情昨夜完全沒有睡，聽王菲到天不再黑，幻想你躺在身邊，長出眼睛、飛出鬃髮、開放一具俊美的愛我的————身體。

S

2024.02.17

衫：

爲我們出版社到世貿一館去參加書展，今年書展有好多場讓我深刻的講座，最爲深刻是鍾文音老師那一場，老師說「總有些什麼式微得像那印度的列車，每個緊抓在車皮上站不穩又被風吹的印度人的臉孔，都是微笑的。」我知道老師在說文學，可是我卻因著你而流淚。

搬家搬失的邱妙津，我也在書展重新全套買齊。你給的那箋情紙要發黃了，相知相許也早沒有了，可我每想起自己曾這樣愛過，真切地愛過，轟烈撞頭式，毀滅式，什麼也不幹就只做好「愛」這件事，就覺得至少這麼地活過了，可以了。

S

2024.02.25

衫：

你在公開的帳號發佈了新的散文，竟寫道自問來台灣的時光值不值得，下句甚至問出你不知在這島嶼愛過的人是值不值得。我驚異自己的眼睛。

同爲張迷的你和我，是你先背棄了，是你先挑戰了大忌，你本該清楚的，你曉得的，你明明知道的，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

S

2024.02.26



山梅依然盛開

文·牧弦

那時母親總說：「山梅花耐寒也耐熱，但唯獨怕水澇。」

印象中的母親一直是溫柔堅強的，像老家旁的山梅花。

自我懂事以來，母親便兼顧了父親的角色，那時的我還不理解，家裡的姓氏倘若不是一脈相傳，在族譜這條大樹上折了枝條，母親便成了外人，是除夕圍爐時餐桌不會為她留下一雙碗筷的人。

母親能獨自拉拔我長大靠的並非天賦異稟，而是以愛為名的堅毅。印象中有次母親拿著蒐集了好久的超市點數換來一個小小的烤箱，放在廚房角落那個咖啡色茶几上，媽媽半蹲在地上用著放兩片吐司就滿的烤箱，笑著跟我說，以後媽媽就可以烤熱的麵包給你吃了喔。小時候不懂，只覺得母親笑得很開心，長大後才明白，那是心酸的表情。

小時候不懂母親的事很多，包括為什麼每年堅持回去已經無人居住的老家，或是常一臉正經的說以後骨灰要回去老家樹葬。老家位於南投埔里的山上，沿途山路迎面而來的是蒼鬱蒼翠的樹林，以及鳴嚶不停的鳥啼聲，倘若在採收季，還可以時不時聞到枇杷果樹幽微且令人心情愉悅的香氣。

到了半山腰，有條向左轉的岔路，母親說那是在我還小的時候才開闢的賞櫻步道。那些櫻花都是人工種植，每到初春遊客便開始擠入了這座一年僅熱鬧一次的山林。我年幼時曾在那見過一次這樣的場景，惠風匆匆的吹過櫻樹，便下起了一陣粉白色的雨，在我眼波裡蕩起漣漪。乍暖還寒的三月，瞬間便被粉色風暴佔領，蠻不講理，唰的一聲就衝撞進生命裡，這是一次比我見過任何煙花更暴力的美麗。

不過母親並不喜歡櫻花，她更不喜歡慕名而來的遊客堵塞了回家的路。

比起櫻花，母親更喜歡在閒暇無事的午後，看看老家庭院旁的山梅花。倘若天氣好的時候，陽光便穿過枝葉斑駁的影子映在母親臉上，像老朋友，像舊時後。倘若天氣不好，母親便會撐著傘，蹲下來時不時翻攪著泥土，像是在替梅樹的根撐傘。每次母親雙眼直勾勾看著梅樹出神的時候，我都覺得母親眼神閃爍著一絲如梅花香氣那般幽微的悲傷。

那時母親總說：「山梅花耐寒也耐熱，但唯獨怕水澇。」

母親也說過其實真正陪她長大的家，其實在二十年前的九二一地震中倒塌了，外婆也在那次事故中腳受了傷，以至於自我有印象以來外婆走路總是一顛一顛的。而這株山梅花就是在重建房子的時候種下的。這時我還是沒看出母親的憂傷。

令我真正發現母親的脆弱與悲傷的是某次深夜。

半夢半醒的我聽見客廳中母親低微顫抖的聲音，一邊壓低聲音向電話另一頭哭泣，另一邊我在隔壁房內瞪大著雙眼，試圖看穿一片死寂的夜。那晚母親的哭聲是這麼的卑微，這麼的壓抑，就連哭都這麼身不由己，仿佛連自尊都落得塵埃裡去。那通電話中，父親吸毒與欠債的資訊傳達到家中，像是對我們平凡生活下的羈押令。

母親低鳴的啜泣使我發覺，山梅花是真的怕水患的。因為那一夜，母親彷彿老了十幾歲。

我想母親的憂傷，是關於身為女人、女兒、妻子、母親四重身分的孤獨。

作為女人，她幾乎永遠失去了她的青春在一個錯誤的人；作為女兒，那些熟悉的面孔已經被掛在畫像上；做為妻子，她得忍受丈夫在外拈花惹草，酗酒吸毒；做為母親，她用盡了一生養育了無法理解母親孤獨的男兒。

在九二一地震那年，母親大大的肚子裡懷著我，而發現父親外遇也在同一年。

誰能想像在那一年，母親的兩個家都垮了。

再後來我們輾轉搬過幾次家，有遠有近，若說是沒躲避著什麼事情，也實在難以讓人相信。人總是傾向穩定，如果能在一個地方深根發芽，安穩茁壯的話，誰又願意選擇四處漂泊流蕩，像是失了根系呢。

不過我想，我大概能夠慢慢理解母親了。

母親沒有汽車駕照，因此成年後每年都是我開車載著母親回去老家。某年一月我便開著車載母親照慣例的回去老家，埔里午後的山區容易起霧，朦朧中我降低速度沿著蜿蜒曲折的道路。母親在副駕駛座貌似是睡著了，我輕輕哼著歌，往事仿佛如車外的霧氣，一下子都凝結成水滴，一同降起一陣連綿的冬雨。

小時候，母親要帶我回山上老家需要經過數小時的火車，那時經常買不到對號的座位，只好站在壅擠的車廂連結處，母親會叫我坐在地板上，背靠著她的腳。因為怕我無聊，母親會買平時捨不得買下的玩具或漫畫書給我，因此我沒注意窗外的冬雨，只在乎手上最新的漫畫與玩具。我沒注意到，回家的這條路實在太長，長到母親心繫著一輩子卻仍未抵達的故鄉，而這條路又太短，短到無法乘載母親瘦弱一生的重量。

那年一月的某一天，在這個暮冬的時節我提議母親一起去那條賞櫻步道晃晃，因為還未到花季，路上遊客甚少。這裡變成我與母親的祕密基地，或者說，整座山林都是我們的秘密。綠林中有幾朵早開的櫻花點綴著眼前的畫面，雖不及櫻花季時盛開滿山滿谷的艷麗，但如此綠中映紅的情景更深得母親的心。我們漫步在這條小徑，母親閒散的聊起一些往事，這些過往都如花瓣一樣輕，被山林裡涓涓細流的水聲帶往深處去，都沒有回音。母親說，我便傾聽，像小時候母親對我那樣。我開始學會如何當個好的聆聽者，試著去理解母親那幽微而深遠的憂傷。

越發感覺，親情是一條連結我與母親的枝桠，母親是根，吸取養分供我長大。那些在她生命裡留下的伏筆與傷痕也一併透過這條枝桠遺傳給我，我漸漸發覺我同母親一樣敏感，但也一樣堅強。我身上那些細微到旁人無法瞥見的地方，其實都有母親的痕跡。

閒晃完後我們便慢悠悠的走回家，我們突然發覺，在老家梅樹的一旁原來也長出了一株不高大的山櫻花，與步道裡的櫻花不同，這株是早開的山櫻花，竟與梅花一同開花。母親見了欣喜便進屋拿了個籬笆也把這株山櫻給圈起來，母親這次是真的笑得很開心。

今年一月的某一天，我循著過往的慣例回去老家住上幾天。剛到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向晚的青石巷裡，夕陽把巷子口曬的金燦燦的，庭院旁的兩棵樹被微風輕輕吹的左右搖擺起枝桠，像是母親在招手歡迎我回家。

今晚的眉月高高掛在老家屋簷上，月光剪碎了樹影斑駁，花影交錯，但剪不碎我身上習得了母親的溫柔與堅強，以及習得了母親的憂傷。

母親，妳看見了嗎？

山梅依然盛開了啊。

你恍了恍神，原來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真的
忘記了，因為太忙了，生活太苦了。

白日夢

文·李遲



那是十一月裏普通的一天，一天到晚仍然是忽冷忽熱的。早上十九度，中午二十六度，還有那白日的高溫在毒害人們。

那是十一月裏普通的一天，下午放學後，你與幾個同學吃完飯，就去上班了。雖然你也很想休息，可是誰叫你的父母不在身邊，又與親戚鬧翻了，不得不搬出親戚家，自己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房子住。你有時也在想到底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是值得留戀的，朋友不多、愛情失意、學業不順，或許只差破產負債，你便集齊了跳樓的所有條件吧。(或許還有其他吧，但這並不重要。)

後來，你來到了九龍灣的餐廳，換上了工作裝，接連上了十個小時的班，直到了晚上，你才有時間坐在桌子前嘗試做你的作業。你並沒有離開你的公司，因為老闆習慣在打烊後會留下你和你的同事小聚一會兒，你的同事在你的身邊喝着酒和吃着肉，而你只能在一堆稿紙前發呆。你拿着筆，努力思考着為什麼你的老師要你將你的作業寫在稿紙上。(他是笨蛋嗎？是把他的腦袋遺忘在他母親的子宮裏了嗎？)

你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稿紙，將它順時針移動三百六十度，希望能找到一個方便書寫的角度（但並沒有）。你舉起手中的筆，回想起課堂上老師講過，作家筆下的文字是有溫度的，但你並不懂什麼是溫度。你點起手中的香煙，深呼吸了一下，從口腔到氣管到肺葉，一下子暖了起來，你的腦袋麻了起來，你另一隻手拿起啤酒喝了一口，又冷了起來，你想這就是溫度吧。而啤酒杯里的球形冰在煙火下就像是一顆白日（又冷又熱）……

不知過了多久，你被餐廳老闆叫醒，醒來的時候，手裏還拿着一支筆，稿紙還是同一個角度（或許它又轉動了三百六十度，誰知道呢？）你的老闆提出要送你回家，你在醉酒的情況下答應了。那時大概是凌晨兩三點，其他同事好像也離開了，你在他的攙扶下上了他的黑色轎車，坐在他的副駕駛位上，他還很貼心地為你繫了安全帶。你並不意外，因為你並不是第一次坐他的車，你很放心地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久，你被餐廳老闆叫醒，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你們在飛鵝山的山腰上，你並不意外，因為你並不是第一次坐他的車，可是不同的是，你可能真的醉了。（你心想：不可能吧！我哪有那麼易醉？難道今天晚上的酒有什麼特別嗎？）

——誰人？要去哪兒？

說不清楚，誰也是吧？

糊里糊塗就走上了一輛列車，目的地：未明

司機：不清楚

乘客：不認識

左邊車窗是滿天的緋紅

工廠、大樓、駝背的人和

他們的撲克臉—吟唱著

社會的讚歌；

至於右邊卻是一片黑
像是黑洞的鏡，什麼也
看不見——流下了絕望的
黑色眼淚。我就在車上坐著
有時有事做
有時就坐著
看看紅與黑的風景
想想誰是我
而我又要哪兒的事
可這
同樣是沒有答案的
直到某天
一群不認識的人
找到了我並成為了我的
朋友；而我們必須相識
與相愛，然後死亡然後死亡，然後死亡。

你在想你是否真的醉了，好像出現了幻覺，身體不自主地各自自主地成長出不同的樣子：軀幹是一座山，山上的四肢是四棵樹，樹下的血液是一條河，河流向心臟處，跳動着，像是你的形狀——月亮的心不自主地自主地牽引着地球的波動。火山爆發。月亮波動。眼睛睜開。莊周夢蝶。白色的山丘。紅色的舌頭。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月亮的倒影。白日……

不知過了多久，你被餐廳老闆叫醒，睜開眼睛，你們到了飛鵝山的山頂，你望着電影英雄本色的夜景，原來真的這麼美（這樣的夜景，這樣的香港真的要消失了嗎？會吧……有什麼事不會變的呢？）你的老闆習慣性牽起你的手，你並不意外，因為你並不是第一次被他牽着你的手。你沒有擺脫，你只是靜靜地看他，奇怪的是你並沒有感受到他的溫度，他的手心沒有溫度，不冷也不熱。（就像得了什麼怪病一樣，你不清楚到底是誰病了）

他牽着你的手，深情地對着你說：「今天晚上的月亮真漂亮。」

你也望着他的瞳仁：「是啊，今天晚上的月亮真漂亮。」你倚在他的肩膊上，靠着 he 看着香港美麗的夜景，也害怕它會變。（哪有一生一世呢，有又誰知道呢）你只知道這個時候的你十分舒服，彷彿凌晨兩三點的香港才是真正的香港，不用煩學業，不用煩生活，不用煩人際關係，總之這裏什麼都沒有，卻又什麼也有了。（這刻的香港才是

真正的香港) 你望着遙遠的月亮，你的心彷彿真的被它牽引着，你多麼想把這刻定格下來。(但並不可行)

他向你遞來一根煙：「生日快樂。」

你恍了恍神，原來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真的忘記了，因為太忙了，生活太苦了。你接過他的香煙，但他並沒有給你火機，而是他為他自己先點起一根煙，再用他那根煙的火，為你點煙。或許你是真的醉了，你感覺不到溫度，只是整個人更加迷糊了，你吸了幾口煙之後，就已經暈了過去。(難道你真的這麼醉嗎?)

不知過了多久，你被手中的煙叫醒，醒來的時候，手裏還拿着一根煙，稿紙還是同一個角度(或許它又轉動了三百六十度，誰知道呢?) 你手中的煙已經燒盡了，煙灰在稿紙上點下一個大洞，你是被它的溫度叫醒的。你拿起稿紙看了起來，在燈光之下，就像是一個白日。

那是十一月裏普通的一天，一天到晚仍然是忽冷忽熱。你離開了公司，並將一堆稿紙和你作過的夢扔進垃圾桶裏。你在街上抽出一根煙，你點起手中的香煙，深呼吸了一下，口腔到氣管到肺葉，一下子暖了起來，你的腦袋麻了起來，望著凌晨兩點的香港，笑了起來。(夢。果然要在白日發。)

《夜燈》 2024 . 06

出品

夜燈編輯部

主編

張一弘

編輯

慢慢 Shien 五餅

設計

排版/圖片編輯：五餅

封面設計：慢慢

攝影

夜燈編輯部

聯繫方式

電話：+81 7044140548

郵箱：nightlamp.cf@outlook.com

主編郵箱：zhangyihong.cf@outlook.com

雜誌主頁：<https://www.night-lamp.com>

Instagram: nightlamp.cf